廣豔異編

艶異編卷之三十

卯月軒主人彙次

獸部五

高郵州同

弘治中浙江某生爲高郵同知有一妻一妾嘗夜卧外裔中見夫人靚粧而至曰恐渠妬歡潛出薦枕幸勿言且勿入也乃留一宿而去明夕又至旦徃宵来如此踰月其形漸羸瘠而性理恍惚不復以政事爲意一日入室而夫人疑之詰曰爾何瘦何久不見愠曰女無夕不出尚何索夫人大駭曰初不識外室何緣妄造且吾與妾同處

可驗妾如言而合交口力辯竟不聽而出其夕復見其妾
來言曰夫人貪歡相背為公面斥幾羞死今者妾故彼之
計冒恥相從惟公秘之當夜夜相伴夫曰諾自是妾當其
夕又月許以事入內妾牽衣告曰久不見公瘦不堪目矣
人對如初妾堅云未出又不聽二人乃曰此必妖也因強
之入內次臥以持之後夢二女子戟手詈言宜蚤出不出
殺汝意惘惘竟就外宿妻潛使人窺之見兩青衣侍寢其
狀則日所役閽人也妻召群弓手伏齋旁以伺之戒之曰
彼果人也平旦出其勿射五鼓出者審為妖矣亟射勿失
天未明二閽人采衣冠而興意欣欣然未及門衆矢叢發

中其一仆地視之則一老白狐流血死矣其一遁去其家延醫治療凡半年平復

蔣生

天順甲申歲浙人鬻金將常往來湖湘間販賣物貨變易麻豆其年船抵湖廣之漢陽因觀觀音閣館驛一帶江水衝塌灣泊不便乃館於洗馬口舒家店發賣貨物店東馬姓者一女年十八美姿容勤女工自幼不喜言笑漢陽衛府及武昌求聘者紛紛父母因無子未許嫁蔣生見而悅之其女不知人私視是時廬生年五十蔣生年十九年幼飄逸能詩一日朗吟曰丹桂花開月有光不能採擷只[illegible]

香高唐無夢巫山杳孤館蕭蕭空斷腸是夕天欲雨遂閉
扣門聲蔣生執燭開門乃見日間對窻下之女低聲謂之
曰適見閤下有顧盼意是以背父母私就君子莫棄醜陋
願效文君蔣喜不自勝乃附耳謂曰盧叔方睡慎勿高言
遂就寢天五鼓女告歸低囑生曰我父母年雖老而性嚴
汝日間見我不可嬉戲只如往日可保終始於是蔣生日
攻書史目不外視其家女本不知倚窻刺繡如常將思夜
間相囑之言以為真有此情愈加持重東鄰皆喜其少年
謹厚是後夜夜往来蔣生漸無精采茶飯減進盧生問病
之根由但以思父母為對服藥求神一無應驗一日盧諭

以鬼神不測之言蔣生病篤亦自恐又見馬宗之女所見
不似乎有情乃道其詳盧曰謬矣馬宗門壁高峻女
不生翅從何而出又問之曰今夕來否蔣曰來盧曰來則
依我行乃以麄布裹芝麻二升語生曰來則以此物與之
蔣曰與此何用盧曰汝但依此行管教病愈是夕女果來
蔣生始疑懼將前物以贈女謂之曰我病着題日了汝且
回女亦感傷涕泗不肯去蔣懼呼盧女恐盧識拭淚而去
次早盧教蔣生步芝之蘇撒止何地蔣生依所教而行至大
別墅後一石洞邊見一狐人首獸身鼾睡正濃生叱之[illegible]
弥抗猶殺義聊其物醒而羞愧乃謂生曰今日敗[illegible]

我了我必有以相報乃入洞取草三束授生曰歸將一束煎湯自洗其病即愈一束撒在馬家屋上其家女即生癩風人不堪近醫不能救汝令人求之自醫將此第三束草煎湯洗之則復如舊與君偕老無恙故此相報耳君其遵勿以我之故告同舍郎我與郎君共枕席十三餘月乃宿緣不偶然夫妻情意不可相忘言訖泣下如雨生亦念其舊不忍加害乃與之別至館廬問何術見匿不言唯唯而已其夜生以草水洗之不二日疾果瘳乃暗以次束草撒馬家房上其女果生癩瘡膿出腥次炎熱穢氣觸人醫術不能瘳父母不能近求其速死而不得欲投之於江而

不忍蔣生乃浼漢陽所軍户王媽媽為媒求之其家以[illegible]為戲言亦戲之曰要便擡去於是蔣生以白金二錠為聘擡其家不受至次日蔣生搴鼻自背過街行者皆掩鼻其夜生煎湯以洗之二三日間瘡口漸愈四五日後瘡殼剥落七八日起牀行履未及半月言笑容顏如舊父母合家驚悚乃欲設宴延生結納生亦欲償聘禮女拒之以父[illegible]情薄不捨財揉已乙酉歲徙居漢口滕古源家買舟約[illegible]生回杭後不知所終

徐安　美人頭

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漁獵為事安妻王氏貌甚美人[illegible]

知之開元五年秋安游海州王氏獨居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顧王氏曰可惜芳豔虛過一生王氏聞而悅之遂與之結好而來去無憚安既還妻見之恩義殊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夕即飾粧靜處至二更乃失所在迫曉方回亦不見其出入之處它日安潛伺之其妻乃騎故籠從窓而出至曉復返安是夕閉婦於它室乃詐為女子粧飾袖短劍騎故籠以待之至二更忽從窓而出徑入一山頫乃至會所帷幄華煥酒饌羅列坐有三少年安未及下三少年曰王氏來何早乎安乃奮劍擊之三少年死於坐安復騎籠即不復飛矣俟曉而返視夜來所殺三少年

若老狐也安到舍其妻是夕不復粧飾矣

何讓之

唐神龍中廬江何讓之赴洛遇上巳日將陟老君廟瞰之中遊春冠蓋廟之東北二百餘步有大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張孟陽七哀詩云恭文遙相望原陵鬱膴膴原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翁姿貌有異常筆眉鬢皓然着賞幪巾襦衿犢鼻紗抱膝南望吟曰野田荊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没頭上日生死眼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為鄰[illegible]有一貴戚金翠車輿如花之婦數十連袂笑樂而[illegible]

門抵榆林店又睇中橋之南北垂楊拂於天津繁檣明於上莚紫禁綺陌軋亂香塵讓之方歎棲遲獨行踽踽已訝前吟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孤翁老去何讓之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初入丘曛黑不辨其逐翁已復本形矣遂見一狐跳出尾有火焰如流星讓之却出玄堂之外門東有一筵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硃盞筆硯之類有一帖文書紙盡倐灰色文字則不可曉解畧題云應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德寺僧志靜来訪讓之說云前者所獲丘中文書非郎君

所用留之不祥其人近捷上界之科可以禍福中國郎君必能卻歸此物它亦辭謝不薄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縑欲贖此書如何讓之許諾志靜明日挈三百縑詣讓之讓之領訖遂給志靜言其書已為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徵之便可歸本讓之後為朋友所說云此僧亦是妖魅柰何欲還之所納縑但諱之可也後志靜來讓之悉諱云殊無此事兼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讓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踰年一旦其弟至焉與讓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道理夜則兄弟聯床經五六日忽問讓之曰聞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讓之遂話其事而誇云書一

月前曾獲野狐之書文一帖今見存焉其弟固不信寧有是事讓之至遲旦揭篋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擲於讓之前化為一狐矣俄見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域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默讓之相紿讓之嗟異未幾遂有敕捕內庫被人盜貢絹三百匹尋蹤及此俄有吏掩至直挈讓之囊撿焉果獲其縑已費數十匹執讓之赴法讓之不能雪卒斃枯木

王生

王生某者讀書山室中往來必經方氏之門方有女年十

七歲姿色姝麗善解詩賦常倚門眺望見王年少美容無
秋波偷送彼此含情而父母戒嚴不能少通款曲王亦思
方不置常形之夢寐一日晚悵悵無聊步月中庭吟哦良
久忽見一女從外來近視之則方也喜躍不勝擁致幃中
各叙衷曲綢繆歡娛事闌已二鼓矣女不覺浩然長歎王
問之女曰噫我死矣我非方氏也乃老狐耳吸日精月華
幾百年矣仙道已成第欠陽精耳每於夢中取君之精固
不可得不獲已化方氏來今君戰戀過度妾亦漏洩行將
有子懷十二月而生我必死於峰巔塔下此子君之骨血
他日大有文名佐聖主理天下可名之令狐氏使不忘

君念一宵之愛幸殯我於塔下我願足矣涕泣而去王還歸抵姚捷於方氏願締姻焉方從之合巹之夕王道所以方曰向固嘗夢與君遇然不至為文君之行不意此狐假我誘君非君之甚戲此身終不自污我多矣伉儷甚相得明年王果從峰巔覓之趨山半聞兒啼聲至則一狐死焉王乃殯之而抱兒歸方育之如己子長氏令狐寂聰穎官至翰林

費翁

天常陳生以貢至京僦邸玉河橋下時邸價湧貴費翁者家有一樓三間且在市中度必重價陳漫酬五錢一月而

費翁乃欣然無難色生方幸其廉及暮本學司訓之子亦訪因言陳兄何以寓是此樓有老狐居之毋久出擾人宜亟還去陳未信抵夜半酣以草苫宿於樓牕下忽簷前咿嚶如小兒聲俄呼陳曰官府聽未陳不應良久呼費翁曰今夜成事翁罵曰臭皮貨不予汝狐曰爾夫婦太狠得我銀五百兩又不許我婚事昨者有三十兩首飾吾念爾夫婦無禮如此與爾何為西角頭王翁女與我好我自予之翁復罵曰不希罕皮貨横財狐曰勿罵我罵出行止令人盡殺翁曰何不明言狐曰即如往年兒死新婦年十七爾即有新釐之念嗔其不從遂歸改嫁有諸此豈人所為翁

曰無此事臭皮貨胡說狐乃冷笑呼陳曰官府我小人兒不當管人家閑事即如東角頭張序班娘子與姑夫好了偷銀三十兩與之張序班乃向伴當責取此項冤枉事何由得明陳不敢答聲又叱罵翁媼不已媼亦大聲答之至半夜乃息陳驚悸一夕不眠明旦移居它所翁亦不敢留促久尚有麄重物未去一僕守之狐又呼曰哥爾家官人何往曰朋友相留不來矣狐拊掌云怕我耳我不纏渠何用遷也其鄰寓有山西商人勇果善射聞而怒召翁曰吾為君懷劍待之必殺之乃已豈有妖物橫行如此翁喜置酒延商坐樓上將即席狐作一老者長三尺餘頂帽𧝑衣

揖商言曰吾告官人吾用銀五百兩在此老處而一小[illegible]不肯嫁我誰之理直耶公羽色變而起商奮劍揮之狐一聲其尾火焰滿樓商擲劍仆地踰時乃甦狐指而笑曰好男漢何必出大言也自此遂絶不來

衢州少婦

衢州人李五七居城中本巨室子弟後生計淪落鬻為人家看當門户紹興戊辰歲三月夜天氣清潤微雲蔽月[illegible]臥小軒若有捫其面者驚而起已為天且明適欲詣郡[illegible]縢郎具衣冠疾步抵譙樓下聽更鼓纔三通覺神宇不[illegible]彷徨無所届往來於班春堂前驀聞奇香襲鼻俯仰卻[illegible]

見堂内隱隱有燈火光益怪之謂夜半間安得有此[illegible]就望乃一少婦約年十八九自携小籠燈倚柱獨立姿態絶艷含笑迎揖曰郎君萬福李巽謝應喏婦問曰今日使府放衙狀否李曰然不審娘子為誰家人何為而至曰我郡城東丘秘校妻也嫁纔數月不幸夫亡居室一區遺鄰里凌暴欺我孀婦不能訴故不免告官倘非月夜以來必將為所邀阻於勢當爾李正悅其貌又言語楚楚可傾聽四顧無人情不能遏試以言挑之欣然相就携手入室繾綣少焉東方已白郡既領訟牒矣兩人俟判畢別去婦約今夕再用此時來及期後渦遂荏苒踰月李家訴其連日

胥行疑必有淫泆之過以告亡賴輩俾捕之備於後恰與婦寢呼譟共前皆就禽婦掣臂吻吻作聲化爲青狐奔去衆騃追之茫無所覩矣

陳崇古

臨江富人陳崇古所居後有果園委一人守之販鬻皆由其手其人年可四十餘頗脩整不類庸下人獨居園中小屋間一夕有美婦來就之自言能飲索酒共酌且求歡其人疑之扣其居址姓氏終不荅曰與君有宿緣故來相就無問也遂與狎自是每夜輒至日久情密如伉儷亦不[illegible]究其所從來矣比舍人怪園中常有人語聲窺見以[illegible]

人主人以其費財也召責之其人初抵諱因請並覆視証籍曾無虧漏更研問乃吐實主亦任之是夜姬來云而主詞吾誘汝財耶因從容言吾非禍君者比世界內如吾輩無慮千數皆脩仙道吾事將就特借君陽氣一助耳更幾日數足吾亦不復留此於君無損也它日來閑飲沉醉談謔盡款其人試挑之曰子於世間亦有所畏乎姬以醉忘情且恃交稔無復防虞直答曰吾無所畏吾聽時則有光旋繞身畔人欲不利於我者一躡此光吾已驚覺終不能有所加也所深惡者人能遠立以口承其光而徐吸之則彼得壽而吾禍矣其人唯唯候其去目送而望之遥見其

即躡趨田中往看姬孫正熟有光照地如月依言吸之少[illegible]

朦朧隱隱熱下光盡歛乃歸明日復至其所有老狐斃死焉

胡老官

太學有松江士人者挈妻寓居一旦有老翁年可六十許自陳同鄉人姓胡挈妻息願為公僕以糊口士人留之勤幹盡可人意久而覬其妻有情每夕宿米甕中迫晨夜[illegible]甕置樓而士人乃為移甕置地上忽忽不覺又以胡老官[illegible]老閱剛怪其舉動剛之不答備生番告以故同列皆[illegible]然不妖也自胡朔胡今何所與好去好饒謂最面[illegible]

錢市酒延胡公好語之曰我友甚賴公另有[illegible]
為盡歡胡公大喜衆友交勸不覺沉醉醒來甕中熟睡[illegible]
以白紙封之外加熾炭火作號呼曰我主百年脩行公忍
一朝害却因呼其妻曰娘子獨苦矣倘愛乎忍坐視吾遭
又云蒸殺我得銀簪一竅即出矣妻欲往救衆共縛之不
得起良久無聲啟視一老狐爛死於甕解其妻妻猶呼胡
老官啼泣藥之始悟事在正德中

崔明府

唐[illegible]中有請崔明府自稱崔參軍求娶[illegible]民[illegible]驚怖知是
妖媚然猶以[illegible]隨之其狐尋至後房自稱友[illegible]大便悲泣

皆狂妄語常氏屢延術士狐益漫言不能却也聞峨嵋有
道士能治邪魅求出為蜀令葉因其伎以懷之既至道士
為立壇治之少時狐至壇取道士懸大樹上縛之常氏來
院中問尊師何以在此狐云敢行禁術適聊縛之常氏自
爾甘奉其女無復覬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壻可下錢二千
貫為聘崔令於堂簷下布席修貫穿錢錢從簷上下群狐
穿之正得二千貫久之乃許婚令常請假送禮兼會諸[illegible]
及至車騎輝赫儐從風流三十餘人至常氏送雜綵五[illegible]
匹紅羅五十匹它物稱是常乃與女經一年其子[illegible]
母令問崔郎答云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令[illegible]

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極罵云死野狐[illegible]魅我一女不足更惱我兒吾夫婦暮年唯仰此子與汝[illegible]狐為婿絕吾繼嗣耶崔無言但歡笑父母日夕拜請紿云汝若能愈兒疾女寔不敢復論久之乃云疾愈易得但[illegible]負心耳母頻為設盟誓異日崔乃於懷出一文字令錄書及取鵲巢於兒房前燒之兼持鵲頭自衛當得免疾常氏行其術數日子愈女亦効為之雄狐亦去罵云丈母果爾負約如何言崔去之後五日常氏臨軒坐忽聞庭前[illegible]不可奈仍有旋風自空而下崔狐墜焉衣服破弊流血淋漓謂常曰君夫人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杖我幾死

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常極督訶之曰窮老魅何不違行
敢此逗遛耶狐云獨不念我錢物恩耶我坐偷用天府中
錢今無可還受此斧毒君何無情至此常深感其言歎
辭謝徘徊復為旋風而去

貍册

正統間松陽有婦為妖所憑每至則僵臥久之乃甦其[illegible]
日以瘦削其夫痛之約至親十餘人臥床前以防其來以
眠妖仍至不能却也有一書生授館某鄉夜起見一[illegible][illegible]
人謂之九節者出入一地夜窺中心識之密以麻索[illegible][illegible]
結置穴口俟其跳入即疾掣其繩束之九節皆被縛乃[illegible][illegible]

生曰吾與子無仇如放我者我穴中有金銀物為謝生曰放汝行来如何九節曰我腹有册吐以與君為質俟出至即還我然勿開掌開即敗吾事矣書生許之乃吐一赤珠入掌其熱裁以握固而去衆有醒者問何得香氣書生恐衆逼即吞入口内册忽自下衆問故曰我捉得九節已失之矣及九節捧金首飾一盒至亦用不可得號呼死於其門金則衆均分有之而書生仍不有歲能出入人房室無禁以是惣為不通鄉邑慮苦之然無形可捕未如之何一日暴雷震死於室

崔三

贵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
爲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爲誰曰我也崔以爲
主公急啟開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
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宗所鄉
因取怒阿姑被逐出中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受傭
於人安敢自擅女以言死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肆
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又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
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即留共宿雞鳴而去繼此時時
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懽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
曰汝月得傭直不過千錢常不足給用袖出會券十千與

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詣壹究崔二若素習後獵嘗以將亡川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留餘女沓不至崔思戀篤切殆見憔悴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宜速為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頗采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斂跡何邪崔曰正以兄弟妨嫌於礼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由樓梯而下兄是晚捻去取燭具捲網數校散布之抵暮甫來伏於隱所三更後忽然有聲急舉燈照視得一斑貍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為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悵咀悽泱不能默悄與日獨處室中覺異香馥烈女巴

立堂下大罵曰我與汝恩意如此兼數濟汝曷乞何為輕信伯兄之言害我是時未離家值殺了一個懷衫子一領而已崔遂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為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謝混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令謝混之以嚴酷強暴為政河南著稱混之嘗大獵於縣東殺狐狼甚衆其年冬有二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兼它贓物狼藉中書令張九齡令御史張曉往按之兼鏁繫告事者同往曉素與混之相善先曉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遍問里正皆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

訴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辨曉將至滄州先牒繫混之於獄混之令吏人鋪設使院候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窟窩護甚固聞金剛下有人語聲其窩已鎖非人所入里正因逼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我二弟詣臺所訴冤使人將至願大神庇廕令得理有頃見孝子從隙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廁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驚愕久之廼曰吾春首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亡詞忿爭理無所屈混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犬獵犬至見訟者且前搏逐徑跳上屋化為二

狐而去

李自良

唐李自良少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產貨爲鞲紲之用馬燧之鎮太原也募以能鷹犬從禽者自良因請軍門自陳自良質狀驍健燧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愜心快意焉數年之間屢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縱鷹逐一狐狐挺入古壙中鷹相隨之自良即下馬乘勢跳入壙中深三丈許其間朗明如燭見塼榻上有壞棺復有一道士長尺餘執兩紙文書立於棺上自良因掣得文書不復有它物矣遂臂鷹而出道士隨呼曰幸

留文書當有厚報自良不應乃視之其字皆古篆人莫之識明旦有一道士儀狀風雅詣自良自良曰仙師何所遣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逼奪天符也此非將軍所宜有若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裨將耳某能三年內致秉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乃超然奮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玉童白鶴徘徊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可不見乎此豈是妄言者耶自良遂再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祚後年九月內當如約矣於是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燧入覲太原耆舊有功大將官

秩崇高者十餘人從馬自良職最卑上問太原北門重鎭誰可代卿者燧昏然皆不省唯記自良名氏遽奏曰李自良可上曰太原將校當有耆舊功勳者自良後輩素無所聞卿更思量燧倉卒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上亦未之許燧出見諸將愧汗浹背私誓其心後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燧依前昏迷唯記舉自良上曰當俟議定於宰相耳宅日宰相入對上問馬燧之將孰賢宰相愕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節度使

婆羅門

開元初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於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導有數乘車隨之比出城見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遂尋車跡至北邙墟墓門有大塚見其車馬皆憩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口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禽之婦人遂罵曰吾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人乃敢此抑遏至於奴僕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塚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

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謹呼至曉竟夕呼號不可與言寀遑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則已若之不可然此狐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寀曰諾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置符妻及諸人皆寤謂寀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導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過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走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寀禁之不可執胡僧鞭之見血面[illegible]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呼稱寃洛陽令反[illegible]其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寀言[illegible]

漸至聖真觀胡僧神色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既入[illegible]
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業師曰速復汝形胡僧即哀請[illegible]
曰不可既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illegible]
袈後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去出門[illegible]
亡

上官翼

唐麟德時上官翼為絳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晚自獨
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三四姿容絕代行過門前此子悅
之便爾調戲即求歡狎因問其所止將欲過之女云我門
户難住郎州佐之子兩相形迹不願人知但能有心得方

仍自牙相就此子邀之期朝夕女初固辭此子將欲便留
久之然後見許昏後從倚俟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經
數日而舊使老婢於牖中窺之廼知是魅以告翼百方禁
斷終不能制魅來轉數晝夜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之吞
梳此魅已飽兒不得食翼常手自作啖割以遺兒至手魅
已取去翼頗有智數因此密擣毒藥時秋晚油麻新熟翼
令熬兩疊以一寘毒藥先取好者作啖偏與妻子末乃與
兒一啖魅便接去吹以和藥者作啖與兒魅亦將去雖[illegible]
數啖忽變作老狐宛轉而仆擒獲之即今燒毀訖合家[illegible]
憂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須漸近遂入堂[illegible]

皆稱究號擗其哀中有一叟哭聲每云若痛老狐何瀰[illegible]
喉嚨枉殺性命數十日間朝夕來家往往見有衣縗絰[illegible]
翼深憂之後來漸稀經久方絕亦無害也

崔昌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慕君學問爾昌亦不之却常問文義甚有理趣經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垂醉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髮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利劍因斬斷頭成一圡瓜埴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每

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乞餉乃絕

第三十卷終

廣豔異編卷之三十一

印月軒主人纂次

妖怪部

花紅

進士曹朗文宗時任松江華亭令秩將滿於吳郡置一宅又買小青衣名曰花紅其價八萬貌甚美家人皆憐之至秋受代朗將其家人入吳郡宅後逼冬至朗緣新堂脩理未畢堂內西間貯炭二百觔東間窓下有一榻新設茵其上有脩車細蘆蓆十領東行南廈西廊之北一房充一房即花紅及乳母居一間充廚至除前一日朗妹與

皆爲取禦之用鐺中煎三升許油旁堆炭大寸餘斛妹[illegible]
餅家人並在左右獨花紅不至朗親意其惰寢遂召之至
又無所執作朗怒笞之便云頭痛忽有大磚飛下擊中朗
額俄又一大磚擊油鐺於是驚散廚中食器亂在階下日
已晚俱入西房食遂移入堂並將小兒及倚堂門子母相
依而坐汗流如水不敢其怪朗取炭數片燃火俄聞空中
轟榻之聲大光空中上下見東窗牀上一女子年可十四
五作兩髻衣短黃襦跪於牀效人碾茶朗走近禽之號屋
不及逡巡匿爐灰積中朗又踏之啾然有聲遂失所在坐
以至旦雞鳴方敢開門乳母花紅熟寢於西室朗召至之

觀顧道士作法數日有人長吁曰吾是梁苑客枚皐前因
節日求食於此君家不知云何見捕朗且具茶酒飲之與求
近文曰心事無聊辛相悉足下之祟非吾所爲其人不遠
但問他人當自知朗遂白顧道士捨之里中有女巫朱二
娘又召令占之巫悉占家人惟花紅頭痛未起巫强呼之
出責曰何故如此娘子不知汝何不言遂執其臂近肘有
青脉廿餘隆起曰賢聖宅於此夫人何故驚之花紅再拜
稱不由己朗懼械價賣之歷二[illegible]家皆如此遂放之無所[illegible]
身後包山道士申屠齡說其田云昔洞庭山人共買[illegible]
今守山廟後因翻觀拓北境地其廟遂除廟中山[illegible]

因巢於花紅之臂焉

許敬

許敬張閑同讀書於廬月山中書堂兩間各據其一中隔有夾許許西而張東各開戶牖自春至冬各秉燭而學一夜二更忽有一物推許生戶而入初意其為張生而不之疑其物已在案側及讀書徧乃廻視方見一物長可五尺虎牙猿目毛如猴攫爪如鷹鷲服豹皮視見許生顧盼乃叉手端目並足而立許生恐甚遂失聲連呼張生相救如是數百聲張生滅燭拄戶佯聽竟不之應其物忽倒行就北壁火爐所蹲踞而視許生呼張生不已其物又起於牀

下眡生斧伐薪卻廻坐門大良久許生乃安心定氣而詰
曰余姓許名敬辭家慕學與張閑同到此不蚤謁諸山神
深為罪耳然浮俗淺識幸勿見責言已其物奮起叉手鞠
躬唯唯而出敬恨閑之不救已翌日乃撤書而歸而張生
亦相與俱罷業竟不成

李黃

渠州刺史李黃夏日憩於小廳見鼠穴中有一人長[illegible]
執篲掃穴前而入有二人亦長三二寸舁一鑊添水[illegible]
須臾鑊前有一夜叉執鐵杈又一人披紫袍執象笏長[illegible]
三寸形色狀貌乃李也黃雖懼而不敢驚之乃[illegible]

入鑊中須臾而出黃衣服而入穴中又見二婦荼毒[illegible]
乃黃之孀婦寓岳州久矣主鑊者叔黃婦入鑊中須臾又[illegible]
出婦衣服亦入穴中主鑊者亦入又一大人舁鑊入而擁[illegible]
者又掃去其灰燼數日如此黃大憂遣訪其婦亦無恙數
年方卒黃十餘年亦卒

賓不疑

武德功臣孫賓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
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嘗結伴十數
人鬬雞走馬樗蒱一擲數萬所以義氣相期而太原城東
北數里嘗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黑後多出人見之

或怖而死諸少年曰能往射道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衆曰此人出城便潜藏而夜給我以射其可信乎當隨之不疑既至鬼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諸人笑而授之財不疑盡以飲馬明日往尋之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其傍乃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從此以雄勇聞及老年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晉二年冬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illegible]

夜忽見道左右皆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illegible]
俄而店肆轉衆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酒作樂或結[illegible]
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且歌馬不得行道有[illegible]
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
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馬
不疑大怒又以樹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
乃下道馳將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扣
門求宿皆寂無人應雖甚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
入之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
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illegible]君

故此相併不疑曰孰為夫壻婦人曰公郎其人也不疑矮短是夥羣之婦人乃去廁房內有床不疑息焉忽溲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盎不疑毆之則為犬音自投床下化為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户乘馬而去遂得入林木中憩止天晚不得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昏愚且喪魄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

青州都監

宣和間陝西一武官為京東路分都監官舍在青州[illegible]踰歲忽見照壁後一大青面鬼倨坐頭高[illegible]

不能收弓矢射之中其腹笑曰着又射之曰射得好[illegible]二十矢俱其軀如蝟毛鬼殊不動俄二小鬼挾都監[illegible]等出畏或復啟乃捨弓箭奪救之呼諸子僕妾為助了[illegible]一靈回視屋下則一家人盡死疊尸地上每身帶一箭適所射者老幼二十口唯子從兩人存驚痛幾絶[illegible]吏走報府府帥遣僚屬來視歳怪愕無策但為買棺收斂留一宿將出殯偶啟便室取物見一婢獨坐其中元不死渾如夢寐扣其始末略無知覺於是揭棺各貯箕帚桶杓之類耳急從他所而空厥居

劉崇班

政和初殿中崇班劉良士赴河北將官挈家至村驛驛舍荒涼無一人供薪水呼問亭長乃在他所居久之始至劉叱責之叩頭對曰驛為怪物所據不復容人跡前後過客無敢居者劉笑曰吾平生無怖畏當此炎暑捨大屋弗居而棲泊旅邸邪即便撤扃見庭階蔓草盈尺詢怪物所止曰多在西廂小廳下劉戒從卒環列中堂設寢處使遠[illegible]君之自置一榻坐西邊以弓箭隨之二更後有白衣[illegible]夜秋至曰吾為土地神每恨妖鬼害人而力不能制[illegible]嘆息而已閣崇班素負膽氣今夕適群鬼皆醉卧[illegible]附盡戮以報請君殺之以清一方之孽為萬[illegible]

欣然曰幸甚叟即去頃之銜一物至不甚了了曰[illegible]
下刀毋待其覺即揮刃斬之有聲吻然已而連續[illegible]
第斬首約四更時斬三十餘級橫尸流血腥氣逼人[illegible]
拜爰謝曰盡矣趨下廊廡間拊掌大笑劉始疑焉呼[illegible]入
視則全家大小盡皆身首異處不遺一人劉驚悔哭叫發
狂越日而死亭長言於官焚析此驛其怪亦絶云

王桂

高郵王桂年十三歲從舅氏張世卿學假寓里之承天寺
寺素多怪桂年少頗有膽氣一日執書徐步廡下見階上
一小人長五寸許朱髮朱衣怒目視之而躍桂叱之不退

乃返書室小人即隨入立於門閫上嘻笑聲吟若罵若怒作態不已柱讀書不顧小人乃自褰其裳出其陰如豆粥於其檻上而去柱起視之尿溼處方三寸至旬日拭之不乾不知何怪也柱所居皆古墓十五六時夜讀書於家之別館起便旋有二物長三尺餘貌絕似回紇大呼於短牆外云王柱可來吾與爾遊柱急回二物躍下各挽其被而行踰牆如飛牆外有井二物即推柱於井而去柱綿衣厚不遽沉溺乃力撐井磚而呼家人皆睡無救者一皁[illegible]之聞井中有人聲乃下腰間繩引出口尚噤訥良久[illegible]以遇怪狀隸扣其家門納焉數日神爽方復不一[illegible]

病死

丁譁

東陽丁譁出郭於方山亭泊亭渚有劉散騎遭母艱於京歸還夜中忽有一婦人自通云劉郎患瘡聞參軍能治故來耳譁便前姿形端媚從婦數人命僕具肴饌酒酣歎曰今夕之會遂令人無復白之樣丁云女郎盛德豈顧老夫便令婢取琵琶彈之歌曰久聞忻重名今遇方山亭肌體雖朽老故是悅人情放琵琶上膝抱頭又歌曰女形雖薄賤願得忻作婿繾綣觀良覿千載結同契聲氣婉媚令人絕倒便令滅火共展情好比曉忽然不見吏云此亭舊有

妖怪

夏秀妻

高郵夏秀妻頗白皙嘗浣衣於河濵忽有一丈夫圓帽青衣皁靴立水次語曰吾尋娘子三年矣今乃在此吾故所夫也為夏生所據今日可復故好婦大怒罵之且召秀指示其人秀大笑汝見鬼乎妻曰此即是也秀乃叱妻還舍其人隨至家夜臥床內諜諜不已大抵言予能捐妻相與必具財禮若干為聘不敢虛奪汝妻秀不應久之舉家皆見其形長六尺餘一美髯丈夫也嘗云往揚州及還攜果餌來餉皆揚城中物一日三餅置案上其妻方欲食[illegible]失

其一他日以銀二錠皆十餘兩託美其狀秀求之乃[illegible]許我妻雖百錠可得況此乎否則吾終能攜去秀奪其[illegible]藏之它日啟視亡之矣嘗云往蘇州夫婦乘閒癸日[illegible]巫山之好其妖突入大叱曰狗婦吾以汝為佳人愛汝當汝望成百年姻婭乃不成才至此青天白日豈可為此事耶齰齗唾罵而去

于疑

岐人于疑者性嗜酒常往來邠涇間故人宰宜祿因訪飲酒涉旬乃返既而宿酲未愈令傔僕先路以備休憩時孟夏麥野韶潤緩轡而行遥見道左嘉木美蔭因就焉至則

繫馬藉草坐未定忽見馬首南飼鼻息恐駭若有覩焉[illegible]
則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巽踞於荒塚之上五[illegible]
百骸無有不具眼鼻皆通明背肋玲瓏枝節可數凝郎[illegible]
馬稍前枯骨乃開口吹噓槁葉輕塵紛然自出上有鳥[illegible]
紛飛嘲噪甚衆凝良久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骨節[illegible]
凝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而先路童僕出迎相顧[illegible]
曰郎君神思一何慘悴凝即說之適有涇倅十餘各執[illegible]
短兵援蕃覘以東皆曰豈有是哉洎逆旅少年輩集[illegible]
衆凝郎為之導前仍與衆約曰倘或尚在當共碎之[illegible]
恐不得見矣俄至其處而端坐如故或則呌噪[illegible]

或則彎弓發矢又無中者或欲環之前進則亦相顧[illegible]
先馬父之枯骸欻然自起徐徐南去日勢已晚衆各恐[illegible]
稍稍遂散凝亦鞭馬而廻遠望尚見烏鵲翔集逐去不散
月日後凝屢經其地及詢左右居人乃無復見者

唐氏女

金華唐氏女伴遊城隍祠衆已出一少婦行稍後視判官
狀心頗動判官者忽舉手回身向之微笑婦恩而歸其夕
昏然如醉見綠衣人入門與之語笑交接達曙而去自則
後來如此月餘其夫亦儒生也延巫師治之皆不效他日
張真人過金華夫祈焉真人雅敬其門閥曰他人則[illegible]

流為符今當為子親書子必敬謹乃有驗不然亦[illegible]乃為符三通曰致齋七日焚一符再七三七各焚其一如其言始焚一符聞有撒沙於屋瓦者次符亦然三符至半夜夫婦皆見一黑形人至牀前微有鐵索聲蓋判官因執之候也忽牀上大震一聲如巨椎擊者妖遂屏跡

高郎中

綿州高郎中有妾甚美忽有一丈夫走入室曰我故儒生也假公榻一宿高公叱之已登妾牀矣與妾好合如夫婦了不顧高々大怒擊之反中家人無如之何至於白[illegible]出言笑戴幞頭金帶或藍衫皂靴裝飾無常倏忽變不[illegible]

延入法官至暨為擊去它日張真人朝京過焉高公往[illegible]一符歸縱持入室即被丈夫碎為百塊且云何物天師敢犯乃入公高公又追真人祈之真人怒老魅敢爾曰爲君又遣五六三日乃命一十二三小童持青竹竿并一瓮黄封其口曰汝至高家見怪以竹杖擊其首彼若拜泣而退者勿開瓮如其不懼開其封當有所見童如戒以歸果見丈夫方與妾並立童即舉竹杖擊其首丈夫愕然而驚童子見其不拜即啟瓮封一黑將軍長丈許自瓮而出提其丈而置之瓮中童即封之高公初無所見也童子以其瓮予高公曰可留此伏事其動力可用不敢無礼如前時也高公

懼而謝之乃去

曹世榮

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於途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者有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桁上抵暮張燭獨坐見一美人入室笑呼曹君可還吾銀世榮云無之美人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財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好合倍常其妻在傍[illegible]騰都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至正晝相對了不[illegible]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佐佐太學[illegible]

行者之曰子心邪所以召邪作辨怪文懸於牖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作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詬我我不可留郎去明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傍良久世榮回視階下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稍小遠下階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為曰美人適來告別云因緣遂斷亦是天令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裏來火裏去耳由此遂

紀而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

張益

紹興張益習儒為弟子具說請初夜卧小室內見二蝙蝠窗外飛入集几上俄成二人有頃漸大長可七八尺皆以手撫生生噤不能出一語其一人抱其首其一人拽其足盡力相掣覺其身隨拽而長長與屋簷等又据二壁角撐之生皆然二人仍變為蝠飛去生亦寤旦起頓加脩三尺軀骨雄偉與舊不同妻子大驚問之一字不復諱聞於[illegible]可遂奏為大濮將軍

宮山僧

[illegible]山在沂州之西鄙孤拔聳峭迴出衆峯環山三十[illegible]
無人居貞元初有二僧至山蔭木而居精勤禮念以[illegible]
[illegible]四遠村落為構室屋不旬日院宇立焉二僧尤加堅[illegible]
誓不出房二十餘載元和中冬夜月明二僧各在東西廊
朗誦[illegible]皆空中虛靜時聞山下有男子慟哭之聲稍近須
臾則及院門一僧不動哭聲亦止踰垣遂入東廊僧遥見
其身絕大躍入西廊而喝唱之聲舉輟如聞擊撲爭力之
狀久又聞咀嚼啖噬啜吒甚厲東廊僧惶駭突走久不出
山都忘途路或仆或蹶氣力殆盡迴望見其人跟蹤躡[illegible]
則又跳跡忽逢一水兼衣徑渡畢而追者適至[illegible]語曰不

阻水當併食之東廊僧且懼且行罔知所詣俄而大雪咫
尺昏迷忽得人家牛坊遂隱身於其中夜久雪勢稍晴忽
見一黑衣人自外執刀鎗徐至欄下東廊僧省息屏氣[illegible]
明潛窺黑衣者踟蹰徙倚如有所伺有頃忽院牆中般過[illegible]
廂衣物之類黑衣取之束縛負擔纔有一女子攀牆而[illegible]
黑衣挈之而去僧懼涉踪跡則又逃竄恍惚莫知所之不
十數里忽墜廢井井中有死者身首已離血體猶煖[illegible]
遭殺者也僧驚悸不知所為俄而天明視之則昨夜[illegible]
女子也久之即有捕逐者數輩偕至下窺曰盜在此[illegible]
以索縋人就井縶縛加以毆擊與死為鄰及到[illegible]則[illegible]

夜之事本末陳述而村人有曾至山中識為東廊僧者且與死女子俱得不能自解乃送之於邑又細列其由謂西廊僧已為異物喚噬矣邑遣吏至山中尋驗西廊僧端若無恙曰初無物但將二更方對持念東廊僧忽然獨去久與誓約不出院門驚異之際追呼已不及矣山下之事我則不知邑吏遂以東廊僧誑妄執為殺人之盜榜掠[illegible]灼楚痛備施僧寃痛誣甘置於二 贓狀無據法吏終無以成其獄也逾月而殺女竊資之盜他處發敗且得情實僧乃獲免。

廣陵士人

廣陵有士人常張燈獨寢一夕中夜而寤忽有雙鬟青衣女子姿質甚麗熟寐於其足某知其妖物也懼不敢近復寢如故向曉乃失門戶猶故扃閉自是夜夜恒至有術士為書符施髻中其夜佯寢以伺之果見自門而入徑詣鐙中解取符燈下視之微笑訖復入置髻中升牀而寢某懼後聞王笥山有道士符禁神妙乃往訪之既登舟遂不至途次豫章暑夜乘月行舟時甚熱乃盡開舡窗而寢中夜忽復見寐於牀後某即潛起急捉其手足投之江中鏘然有聲因爾遂滅

元自壘

開元中元自虛為汀州刺史至郡部衆官皆見一人年甚八十自稱蕭老一家數口皆在使君宅中累世享高壽堂言訖而去自後凡有吉凶蕭老必預報無不應者自虛剛正不信之而家人每夜見怪異或見有人坐於簷上脚垂於地或見人兩兩三三空中而行或抱嬰兒問人乞食或有美人濃粧豔服於月下言笑多擲磚瓦家人乃白自虛曰常聞廚後空舍是神堂前人皆以香火事之今不然故妖怪如此自虛怒殊不信忽一日蕭老謁自虛曰今當遠訪親故以數口為託言訖而去自虛以問老吏云嘗聞使君宅後枯樹中有山魈自虛令積薪與樹齊縱火以焚

掠若猿獲家人開之乃有非常遂持刀棒而至小兒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棒擊之其中也小兒節節皆解散如星而復聚者數四又曰阿母與兒乳家人以布囊盛之提出遠猶求乳出廓四五里擲一枯井明夜又至手挈布囊跳躍抛擲家人輩擁得又以布囊如前法以索扎囊口繫巨石而沉諸河欲負趨出於囊中仍云還同昨夜客耳餘日又來左手携囊右手執斷索趍馳戲弄如前家人先[illegible]大木鑿空其中如鼓撲擁小兒於内以大鐵葉冒而[illegible]釘之然後鎖一鐵懸巨石沉之大江欲負趍[illegible]榔相送至是更不復來

謝以枟

鐵小兒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一子甚愛之子年十五嘗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子獨坐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然俄到戶窺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八至麤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阿母呼令呪乳來子驚叫跳入戶蒼頭既見遽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擊之如擊石徐而下皆望門南出至以刀斧鍛斫終不可傷命舉火燃之火焚其身則開口大叫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舉足聲若車轍之滅其家亦無休咎

婦人無鬚至群胡前盡收奪所執弓矢皆折之遂令吾胡
跪於地以手連掌其頰胡人哀祈稱死罪者數四方釋之
諸胡高拱而立不敢輒動其物徐徐以巾裹肩東望而去[illegible]
人相賀曰賴今日甲子耳不然吾輩其死乎既而俱拜[illegible]
巨胡前巨胡領之良久遂濵而入山巖時欲昏黑民萬[illegible]
而歸竟不知其何物也

甕中小兒

昔有送書使者出蘭陵坊門見一道士身長一丈餘[illegible]
危冠領二青裙羊髻亦長丈餘各擔二大甕甕中數十小
兒啼者笑者兩兩三三自相戲樂既見使者[illegible]

磬曰瘖瘂手髽應曰諾諾甕中小兒齊聲曰嘶嘶[illegible]

走不知所之

比

白骨小兒

周濟川汝南人有別墅在揚州之西兄弟數人俱好學嘗一夜講授罷可三更各就榻將寐忽聞窗外有格格之聲久而不已濟川於窗間窺之乃一白骨小兒也於庭中四處趨走始則叉手俄而罷臂格格若骨節相磨之聲也濟川呼兄弟共觀之良久其弟巨川厲聲呵之一聲小兒跳上階再聲入門三聲即欲上牀巨川呵罵轉急小兒曰阿母與兒乳食巨川以掌擊之隨掌墜地擧在牀矣騰趠之

之間樹中冤若之聲不可聽引餘蕭老歸綜素哀哭曰無
何遠出娶妻子於賊手令四海之內孑然一身當令公知
之耳乃於衣帶解一小合大如彈丸擲之於地云速去速
去自虛俯拾開之見有一小虎纔大如蠅自虛欲捉之遂
跳於地已長數寸跳躑不已俄成大虎走入中門一家大
小百餘人盡為所斃虎亦不見自虛亦一身而已

廬江民

貞元中有廬江民因採樵至山會日暮忽見一胡人長丈
餘自山嶮中出衣黑衣執弓矢民大恐走匿古木中窺之
胡人佇望良久忽東向發一矢民隨望之見百步外有一

物狀類人裸體黃毛數寸蒙烏巾而立矢中其腹[illegible]
胡人笑曰果非吾所及遂去又一胡亦長丈餘魁偉[illegible]
前者亦執弧矢東望而射中其物之胸亦不動胡人又曰
非將軍不可又去俄有胡人數十衣黑臂弓腰矢若前隨
者又見一巨人長數丈被紫衣狀貌極異緩步而來民兒
之不覺懍然巨胡東望謂其前驅者曰射其喉群胡欲爭
射之巨胡誡曰非雄躬莫可他胡皆退有一胡前引滿一
發矢中其喉其物亦不懼徐以手拔去三矢持一巨礫西
向而來胡人皆有懼色前白巨胡曰事迫矣不如降之巨
胡即命呼曰將軍願降其物乃投礫於地自去其巾狀如

樹頭小兒

田騰南陽人梁末晚執弓箭從婦家還去舍十里無伴畏懼遙望前路板頭有緋衣小兒急逐之及到問曰汝何村小兒小兒曰家在樹頭騰謂欺已謂之曰吾長者與汝稚共語何為輕薄見報更行百許步至板頭首邊有極大樹小兒竟上樹狀如猿心以為異彎張弓遶樹覓兒見一物如幡長數丈高而滅至家困病幾死

富陽王氏

宋元嘉初富陽人姓王於窮瀆中作蟹斷旦往視之見一材長二尺許在斷中而斷裂開蟹出都盡乃脩治[illegible]

岸上明日往視之材復在斷中斷敗如前王又治斷出材晨視所見如初王疑此材妖異乃取內蟹籠中束擔頭歸云至家當斧斫燃之未至家三里聞籠中窣窣動轉頭見向材頭變成一物人面猴身一手一足語王我性嗜蟹比日實入水破君蟹斷入斷食蟹相負已爾望君見恕開籠出我我是山神當相祐助并令斷大得蟹王曰汝犯暴人前後非一罪自應死此物種類專請乞放王迴顧不應物曰君何名我欲知之頻問不已王遂不荅去家轉近物曰既不放我又不告我名當復何計當應就死耳王至家熾火焚之後寂然無復異土俗謂之山𤢖云知人姓名則能

重傷人所以勤勤問名欲以害人自免

虞定國

餘姚虞定國好儀容同縣蘇氏女亦有美色定國嘗見悅之後見定國來主人留宿中夜告蘇公曰賢女令色甚[illegible]欽之此夕寧能令暫出否主人以其鄉里貴人便令女[illegible]從之往來漸數語蘇公無以相報若有官事某為君[illegible]主人喜自爾後有役召事往造定國定國大驚曰都[illegible]未[illegible]面命何由便爾此必有異具說之定國曰僕寧[illegible]然而淫人之女乎君復見來便斫之後果得怪 當請人之

王宗信

唐末蜀人攻岐還至於什石鎮禪將王宗信止普安禪院僧房時嚴冬房中有大禪爐熾炭甚盛信擁妓女十餘人各擁僧床寢息信忽見一妓飛入爐中宛轉於熾炭之上宗信遽忙救之及離火衣服並不焦灼又一妓飛入如前又救之頃之諸妓或出或入各迷悶失音有親吏隔壁聞告都招討使王宗儔宗儔至則徐入一一提臂而出視之衣襦纖毫不假但驚悸不寐訊之云被胡僧提入火中所見皆同宗信大怒悉索所僧立於前令妓識之有周和尚皆身長貌胡皆曰非此也宗信遂鞭之數百云有幻術此僧乃一村夫新落髮一無所解又縛手足欲置熾炭爇之

宗儔知其屈遂解之使逸迅訖不知何妖怪

頓丘人

黃初中頓丘界有騎馬夜行者見道中有物大如鬼兩眼如鏡跳梁遮馬令不得前人遂驚懼墮馬魅便就地犯之人怖甚良久得解遂失魅不知所在乃更上馬前行數里逢一人問訊因說向者之事如此今相得甚歡人曰我獨行得君為伴快不可言君馬疾行前我在後相隨也遂共行乃問向者物何如遂令君如此怖對曰身如鬼眼如鏡形狀可惡人曰試顧我眼因視之猶復是也魅遂跳上馬人遂墮地怖死家人怪馬獨歸即行推索於道邊得之[illegible]

乃蘇遂說如此狀

張縝

處士張縝多能善琴其妻早亡於江陵納妾黃氏寒食日主庖小青衣於竈下得一銅人長可一寸色如火須臾漸大長丈餘形狀極異走入縝房取其妾食之毛髮皆盡食訖漸小復如舊形入竈下而失